



朱 炜◎著

索绪尔语言符号思想 观照下的语言研究



河海大学出版社

索绪尔语言符号思想 观照下的语言研究

朱 炜 著

河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索绪尔语言符号思想观照下的语言研究/朱炜著.
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5630-2560-2

I. 索… II. 朱… III. 索绪尔, F. (1857~1913)—
语言学—研究 IV. H0-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0309 号

- 书 名 索绪尔语言符号思想观照下的语言研究
书 号 ISBN 978-7-5630-2560-2/H·197
责任编辑 陈玉国
封面设计 杭永鸿
出版发行 河海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西康路 1 号(邮编:210098)
电 话 (025)83737852(总编室) (025)83722833(营销部)
排 版 南京理工大学印刷厂
印 刷 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7.875 印张 24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序

记得 2005 年暑假,当我第一次见到朱炜时总的感觉是她恐怕吃不了考博和读博期间所要承受的各种痛苦。于是我一方面表示欢迎她报考我的博士研究生,一方面渲染考试和学习的难度。总之,虽然给予了一定的鼓励,但对她能否考上也并没有太在意。但是,朱炜没有“知难而退”,而是继续自己的考博行动,废寝忘食,坚忍不拔,除了为考试做准备,还笔耕不断,时有文章发表。最后她考试成绩自然不错,脱颖而出;特别是在面试时,她呈现的近 20 篇已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其数量和质量很好地见证了她的较强的独立科研能力,给面试专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入学以来,我近距离地感受到了她学习的刻苦和科研的执著,并时常提醒她要注意身体,劳逸结合。正是由于她的刻苦,读博以来,她在学业上取得了令我满意的成绩,不断有分量较重的文章发表。这本书也是她的第二部作品了。

自索绪尔以其语言符号观创立现代语言学以来,语言研究始终沿着两条主流向前发展:一条是形式主义语言学,一条是功能主义语言学。两条主流还有纷繁复杂、纵横交错的支流。不管是怎样的立论,各种语言流派的观点都是对索绪尔语言符号观的继承、扬弃、提高和发展。本书有其自己的特点。首先,以索绪尔语言符号观为线,巧妙地将当代语言学的主要理论贯穿一体,挖掘联系,探讨区别,人类正是在这种继承——否定——发展中不断地接近真理。巴赫金正是批评了索绪尔的语言观才提出了自己关于话语

的对话理论;韩礼德的系统功能理论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一脉相承,并有所突破和超越。隐喻是语言的、语义的,也是语用的,具有社会符号特质……这些在本书中都有所论述。其次,不囿于纯理论探讨,注重语言理论的现实操作性。每一章节都有相关的理论在文学评论、教学实践、翻译等诸方面的实际运用。

所以当朱炜请我为她这本书作序时,我欣然同意。一来我为自己的学生取得成绩感到高兴,同时作为指导教师应当适时给予学生更多的鼓励。期望她在今后的岁月中继续不断努力,在自己的领域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辛 斌

2008年8月于南师大随园

前 言

1) 一位放射学家在某病人的 X 光照片上发现一片阴影,并诊断其为肺癌。

2) 一位气象学家察觉到气压的上升,并以此为根据作出明日的天气预报。

3) 一位人类文化学家注意到某原始部落成员的一组交换礼仪,并由此获得关于该部落的政体、经济和社会组织的认识。

4) 一位法语老师举起一张画着马的图片,她的美国学生说“horse”,老师摇了摇头,读出“cheval”。

5) 一位历史学家看到前总统的手迹,并由此而获得关于她的研究对象的新认识。

6) 一位克里姆林宫观察家观察到某个政治局委员在“五一”庆典上与党总书记靠得很近,并由此猜测该委员现在所处的政治地位。

7) 在审判时有人拿出相关的指纹证据,被告因此而被判有罪。

8) 一位猎人在雪中发现几组尖蹄利爪留下的长方形动物足迹,前蹄足迹长 15 厘米,宽 13 厘米,相应的后蹄足迹长 15 厘米,宽 11 厘米,沿途还有柱状的动物粪便,20 到 30 毫米长,15 到 20 毫米粗。猎人猜测在他的前方很可能有一头雄的驼鹿在行走。

9) 某人发现一条狗正对着他狂叫,那条狗抬头伸颈,龇牙咧嘴,两只耳朵向前竖立。此人由此得出自己面临攻击的结论,并采

取躲避行动。

10) 一只雄孔雀向一直等待配偶的雌孔雀开屏,雌孔雀立刻蹲下,交配开始了。

以上是当代著名符号学家托马斯·西比奥克(Thomas A. Sebeok)(1991)在解释符号时所举的例子。“阴影”,“气压的上升”,“一组交换礼仪”,“马的图片”,“前总统的手迹”,“靠得很近”,“指纹证据”,“足迹”,“狂叫”,“开屏”等表象的背后共有一个东西,即意指(semiosis),都以能指(signifier)代表所指(signified),但是这些意指在本质上又有所区别。符号学创始人皮尔士(Peirce)根据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把符号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为象似(icon),其能指和所指之间存在着相似关系,如“阴影”代表肿瘤。第二类为标志(index),其能指和所指之间存在着某种事实或因果关系,如“气压的上升”表示天气的变化,“指纹证据”说明某人制造了某案,“足迹”表示某种特定的动物。第三类为象征(symbol),其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如“一组交换礼仪”表达了风俗,位置“靠得很近”说明两人关系的亲密。

符号意指活动的最高层次是人类的符号活动,而人类的语言是最重要的象征手段。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说过:“我们想像不出某种能够独立于语言而存在的图像或物体的所指,因为一旦对物体的意义进行思考,我们就不得不进入语言。既然任何所指都必须在语言中找到对应,那么所指的世界也就等于语言的世界。”^①他甚至要颠倒索绪尔的观点——语言学是普通符号学的主要部分,认为符号学是语言学的一部分。这里我们不讨论符号学和语言学的主次关系,但有一点已为人们所共识,即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的观点具有划时代的作用,它开辟了现代语言学研究的新纪元。

^① 巴特.符号学要素.灯塔出版社,1970.

费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年出生于瑞士日内瓦的一位法国人家里。他从小受到良好的语言教育,不仅通晓法语、德语、英语和拉丁语,还略懂梵文。索绪尔中学毕业以后,于1875—1876年就读于日内瓦大学。其后转学到德国的莱比锡大学学习语言学。当时,社会科学处于即将成为一门独立科学的紧要关口,社会学、心理学和语言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并对索绪尔的人生产生了深刻影响。

德克海姆(Emile Durkheim)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现代社会学的创始人,著有《社会学科学方法原则》(1985)和《论自杀:社会学研究》(1897)。德克海姆创建了一套新的理论,使社会学成为一门科学。他认为,社会事实“是一种行为,不论其是否有固定性质,它对每个个人都有‘外部制约’。其主要特性是,在特定社会中具有最普遍的意义。”社会事实就是集体心智(collective mind),这种思想超越每一个社团成员而存在,间接地、不完善地反映于个人的头脑之中。语言也是社会事实,一种行为,这种行为也有外部制约,一种抽象的系统。这种系统同一切社会惯例一样,是一切成员同意遵守的、约定俗成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强加于每个社会成员,使他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它存在于集体心智之中。如同社会事实一样,语言也不受历史发展的限制,任何时期的语言都可以不问其历史状况而独立描写和分析。

与此同时,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其精神分析法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下意识(the unconscious),这是一种集体心理。任何行为都是受一个规范系统制约的。语言行为的规范在于语言规则就好像心理上的规范在于心理组织的机能。这些规范系统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而存在,却无时不起着积极的作用。一个人无法言明他的语言知识,但他说话、听话、识别语言错误时总是受到语言规则的制约。

19世纪后期,莱比锡大学出现了“新语法学派”(Neogram-

marians),代表人物有布鲁格曼(Karl Brugmann)、莱斯琴(August Leskien)、保罗(Hermann Paul)等。新语法学派遵循几条基本原则:(1)历史语言学必须是解释性的,一方面要描写语言变化,一方面要找出语言变化的原因;(2)历史语言学的解释必须以语言事实为依据;(3)为了找出变化的原因,应该限制调查研究的范围;(4)语言变化的第一类原因是发音方法,即生理方面的原因;(5)第二类变化的原因是心理方面的原因:人都有类推倾向;(6)对语言变化的解释必须从历史上找到根据。新语法学派的学者反对先入为主、猜测性的理论,认为语言不是什么有机物,也没有成长、发展、衰败的过程。语言存在于组成语言社团的说话人之中,语言的变化是说话人的讲话习惯的变化所引起的。在莱比锡大学,索绪尔结识了青年语法学派的重要人物,和他们共同从事印欧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工作。这几年的大学生活为索绪尔日后投身于语言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语言学界除了新语法学派以外,美国语言学家惠特尼(William Dwight Whitney)也对索绪尔产生了影响。惠特尼首次提出:“语言是说出来的、听得见的符号;主要是通过这种符号,人类社会那里的思想才得以表达;手势和文字是次要的、辅助性的手段。”“我们把语言看成一种制度,正是许多类似的制度构成了一个社团的文化。”“人类交际手段和动物的交际手段在本质上和程度上的最大区别是:动物的交际手段是本能的,而人类的交际手段完全是任意的、惯例性的。有一个事实就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对于同一个物体、行为或特性,世界上有多少语言就有多少名称,而且每一种名称都能完成自己的任务。”惠特尼还说,语言靠着传统势力而基本保持不变,但同时又不断发展变化。惠特尼关于语言的“符号性”、“惯例性”、“任意性”、“可变性”和“不变性”都影响了索绪尔的语言观,正如索绪尔自己所言,“第一个影响来自于《语言的生命和成长》的作者、美国学者惠特尼。”

在莱比锡大学求学期间,风华少年的索绪尔发表了他的成名作——《论印欧系语言中元音的原始系统》,引起学界老一辈的语言学家们的高度重视。此后,他转到柏林大学求学,并于1880年回到莱比锡大学以论文《论梵语绝对属格的用法》获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1881年,索绪尔移居巴黎,在高等研究学院讲授历史比较语法。1891年,他应邀回到日内瓦任日内瓦大学教授,讲授梵文和比较语法。

索绪尔不仅在为历史语言学的探索和传播作出自己的贡献,而且在酝酿着一整套新的语言理论。1907年至1911年期间,他在日内瓦大学讲授了三个学期的普通语言学,但并没有将讲课内容编撰成书。他去世后,其学生巴利(C. Bally)和塞什艾(A. Sechehaye)根据几本听课笔记和索绪尔的手稿等材料编撰成现代语言学的创世之作——《普通语言学教程》。该书提出了全新的语言理论、原则和概念,为语言的研究和语言学的发展奠定了科学的基础。索绪尔也因此被人们誉为“现代语言学之父”。该书于1916年在法国出了第一版,并于1922、1949年分别再版。在此期间,世界各国语言学家相继将它翻译成德、西、俄、英文文本。不久,《普通语言学教程》也有了中译本。

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不仅深刻地改变了20世纪语言学研究的基本状况和走向,而且对语言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思想界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可以不夸张地说,没有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就谈不上今天在西方文化思想界占据重要地位的现代语言学。

这里需要解释的是本书的题目《索绪尔语言符号思想观照下的语言研究》。本书的主要内容为笔者近六年来对于语言学的探究,在整理文章的时候,发现所撰写的文章无意中都源发于对索绪尔语言符号观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认知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有所发散。以此冠名,一方面是在凸现索绪尔的贡

献和地位,一方面又跳出结构主义的范式,从此走向解构的和建构的语言学研究,但认为这些现代语言学的后继研究都渊源于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

本书共分五章,第一章《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观》总结和评析了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观要旨,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结构语言学的四大主要流派,并以雅格布森语言的基本原理展开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是结构主义集大成者,其普遍语法理论对第二语言习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本章自然不会忽略。第二章为《索绪尔的结构语言观和德里达的解构语言观》,主要以索绪尔的“差异”和德里达的“延异”分析结构和解构的内在联系和本质区别。第三章《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与理据性》首先复习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多维度地对这一原则提出了质疑,主要从语音理据、形态理据和语义理据三个方面较为详细地分析了英语语词的理据性。第四章《索绪尔的结构语言观和语言的认知建构性》,在体验哲学的基础上,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重新解释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隐喻、转喻和范畴等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注重或者回避的语言问题,并以此对结构语言学无力完整解决的多义现象和通感进行了探讨,再把认知语言学的重要观点运用于英语教学研究。第五章《索绪尔的结构语言观和语言的社会建构性》,在具体分析系统功能语言学与索绪尔的结构语言观的内在联系以及它自身的核心思想之前,首先简单介绍巴赫金的“超语言学”。本章以附加语为切入点论述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元功能思想,并结合当代隐喻观从隐喻的元功能、主观性、评价意义等方面提出了隐喻的社会符号性观点,最后把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运用于语篇分析和大学英语专业课程设置构想。

由于水平和时间有限,书中错误在所难免,一切责任全由作者本人承担。第五章中关于附加语元功能的论述,最初由本人与我的同事田杰老师共同研究得出,经删减由她单独发表,本书还是使

用了原始稿,在此特别说明。

衷心感谢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多年来对我的教育和培养。

特别感谢河海大学出版社审校人员仔细、耐心和严格的校核。

我的导师辛斌教授在百忙中审阅了初稿并提笔作序,他对事业的执著追求和对后学的关心与爱护,我会永远铭刻在心。

目 录

序	1
前言	1
第一章 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观	1
第一节 索绪尔语言符号观要旨	1
第二节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主要流派	8
第三节 结构语言学和文学批评略谈	20
第四节 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和第二语言习得	27
本章参考书目	39
第二章 索绪尔的结构语言观和德里达的解构语言观	43
第一节 结构与解构	43
第二节 索绪尔的差异原则和德里达的延异思想	47
第三节 结构主义范畴观和解构主义范畴观对语言 翻译观的影响	58
本章参考书目	64
第三章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与理据性	67
第一节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	68
第二节 对符号任意性的挑战	71

第三节 语言符号的理据性	74
本章参考书目	85
第四章 索绪尔的结构语言观和语言的认知建构性	88
第一节 体验主义的认知观	88
第二节 对语言问题的重新认识	92
第三节 多义现象的认知性阐释	101
第四节 通感现象的认知性阐释	106
第五节 认知语言学对英语教学的启示	115
本章参考书目	131
第五章 索绪尔的结构语言观和语言的社会建构性	135
第一节 巴赫金的超语言学观:符号、话语和对话	135
第二节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与系统功能语言学	145
第三节 从附加语看语言的元功能	156
第四节 隐喻的社会符号性研究	172
第五节 系统功能语言学:实践和应用	211
本章参考书目	231

第一章 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观

时代对索绪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吸收当时人文科学的精髓,索绪尔致力于语言的本质以及整个语言系统的研究,把语言学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尽管他和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引起了许多许多的争议,索绪尔所创立的语言学流派产生了如此广泛的影响,这在语言学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纵观 20 世纪语言学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近一个世纪以来,各国语言学家探讨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著述甚多,而且各执己见;也正是在他的思想的启发下,人们不断地思考、发展和完善着各种关于语言的理论。下面我们首先仔细分析索绪尔的语言哲学思想。

第一节 索绪尔语言符号观要旨

索绪尔在比较历史语言学方面的高深造诣,使他能够比较全面地观察语言,对语言的普通理论提出了真知灼见。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体系,即为一种结构。语言是由形式的符号而不是实体的词构成,其基本单位是符号。语言的特点并非由语音和意义本身所构成,而是由语音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语音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构成一个网络,成为一个语言的体系,这就是语言的结构。这种语言体系被看成是一个符号系统:“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因此,可以比之于文字、聋哑人的字母、象征仪式、礼

节形式、军用信号等等，等等。它只是这些系统中最重要。”(索绪尔,1980:37~38)索绪尔这一论断的立足点是他对于语言和言语的区别,“从一开始就站在语言的阵地上,把它当作言语活动的其他一切表现的准则。”(索绪尔,1980:30)这样就确立了科学的语言学的真正研究对象,并由此树立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语言符号观。

一、语言和言语

索绪尔认为言语活动是不统一的,构不成系统,它是多学科的研究对象;但他从言语活动多样异质的现象中发现了一个同质的核心部分,这就是语言。在《普通语言学》第三章“语言学的对象”中,他就此问题进行了相关的讨论。然而,他并没有直接给出语言和言语的定义,也没有直接描述两者的区别,更多的只是一些间接界定和描述。“它(语言)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ibid.)就是说言语是个人运用自己的机能时的行为,它运用的手段是社会惯例,即语言。“把语言和言语分开,我们一下就把什么是(1)社会的,什么是个人的;(2)和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从属的或多少是偶然的分开来了。”(索绪尔,1980:35)总之,言语是个人的、从属的、偶然的,语言是社会的、主要的。此外,他还指出:“……这(语言)是通过言语实践放在某一社会集团全体成员中的宝库,一个潜存在每一个人的脑子里,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潜存在一群人的脑子里的语法体系;因为在任何人的脑子里,语言都是不完备的,它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完全存在。”(ibid.)索绪尔对语言的特征总结如下:

“(1)……它是言语活动的社会部分,个人以外的东西;个人独自不能创造语言,也不能改变语言;它只凭社会的成员间通过的

一种契约而存在。另一方面,个人必须经过一个见习期才能懂得它的运用;儿童只能一点一滴地掌握它;

(2) 语言和言语不一样,它是人们能够分出来加以研究的对象;

(3) 言语活动是异质的,而这样规定下来的语言却是同质的:它是一种符号系统。”(索绪尔,1980:36)

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或称整体语言)是操同种语言的语言共同体中得到普遍认同的语言结构体系,言语(或称个体语言)是依赖于这个体系的话语行为,言语是实际语言行为中对语言的具体体现。他认为语言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语法系统和词汇系统,是言语活动的社会性部分,而言语则是个人对语言的具体运用及其结果,是个体的言语活动。索绪尔自己的类比是:语言犹如“象棋”上那套抽象的规则和惯例之类;言语犹如真实世界的人们实际所玩的一盘盘象棋游戏。象棋的规则无疑高于每一盘象棋游戏,然而象棋规则体现在个别游戏之中。语言也是如此,语言超出并支配言语,然而离开了言语的各种表现,语言也失去了具体的存在。同时,索绪尔多次强调“语言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一种符号系统”。作为一个系统,语言是言语活动中相对稳定的本质部分;相对来说,言语则是散在的,它是说话者表达自我思想时对语言规则的运用,是根据一定的情景做出的临时组合,所以没有系统性,也是多变的。总的说来,语言具有社会性、系统性和稳定性,而言语则具有个人性和多变性。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区分,真正确立了语言学研究的对象,那就是“语言学家不是去描写言语行为,而是要确定构成语言系统的单位及其组合规则”。他不仅对两者进行了多方位的、辩证的区分,还强调了两者的关系:它们相互关联且互为前提,语言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言语是语言的存在形式,语言又是言语的规范。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所作的区分对于一般语言学的发展,特别是对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发展